

失去什么，也不能失去好奇心与激情

The Egg and I | Betty MacDonald

我在奥林匹克山下的 村野生活

(美) 贝蒂·麦克唐纳 著 杨立新 译

凤凰出版社



The Egg and I | Betty MacDonald

我在奥林匹克山下的 村野生活

(美) 贝蒂·麦克唐纳 著 杨立新 译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我在奥林匹克山下的村野生活 / (美) 麦克唐纳著, 杨立新译.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506-1502-1

I. ①我… II. ①麦… ②杨…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0902号

书 名	我在奥林匹克山下的村野生活
著 者	(美) 贝蒂·麦克唐纳
译 者	杨立新
责任编辑	战 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潮县镇后地村, 邮编: 101109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502-1
定 价	29.8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5)

目 录

首版前言 / 1

第一部分：主妇驾到

- 1. 0-9岁在布特 / 8
- 2. 婚前训练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 25
- 3. “谁来干，我吗？”vs“请你像个真正的‘农民’！” / 47

第二部分：冬天

- 4. 围着火炉团团转 / 62
- 5. 吃，吃，吃 / 78
- 6. 这里把怀孕称为“那样了” / 91

第三部分：春天

- 7. 口哨声响起 / 102
- 8. 这里的人们 / 107
- 9. 我开始痛恨小鸡，连雏鸡都恨 / 134
- 10. 热带的诱惑 / 147
- 11. 走向穆罕默德的山 / 152

第四部分：夏天

- 12. 到底是谁打扰了谁？ / 164
- 13. 恶魔般的器具——压力锅 / 176
- 14. 这个美丽的乡村 / 180
- 15. 刺绣编织制品vs印刷文字 / 189
- 16. 弓和箭 / 204
- 17. “我们这儿所有的孩子都抽风” / 216
- 18. 砍山记 / 221

第五部分：秋天

- 19. 一滴水都没的喝了 / 230
- 20. 把一切都腌了 / 238
- 21. 是猎物？是人 / 244
- 22. “歌剧”——“舞剧” / 251
- 23. 扑灭那场大火 / 269
- 24. 你赢了 / 275

首版前言

值此我们的母亲，贝蒂·麦克唐纳的作品再版之际，我们非常高兴。多年以来，她的被称作“小猪摇摆夫人系列”的四本童书，以及《我在奥林匹克山的村野生活》、《我和瘟疫》、《你无所不能》和《肉锅里的洋葱》这四本自传文学，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南希和李子》，都深受世界各地的广大成年读者和儿童读者的喜爱。

她的第一本书《我在奥林匹克山的村野生活》成书于1945年，也就是42年前。在当时，按照某些男人的观念——女人不应该当作家；她们就应该待在家里，生儿育女，洗衣做饭。那时，如果一个女人足够走运，生了儿子，那么她就可以尽享各种礼物和赞誉；如果她真不走运，诞下女儿（“就是个丫蛋儿”），那么拍马屁的词就用不上了，只会拍到马腿上。她最有可能得到一个新围裙，继续干家务，还会得到“希望你下次走运”这句糟心的话。我们也知道这有些夸张，不过对于一个女人——贝蒂·麦克唐纳，我们的母亲——能一夜成名并成了畅销书作家，我们真是猝不及防，事先没有丝毫心理准备。

那时我们还住在瓦雄岛。夜晚时分，大家都围着壁炉取暖，一起讨论着假如“这本书”能卖出200本，或者是400本后，我们

该干些什么。贝蒂想给每个房间都安上壁炉，还想把通往我家的路拓宽，那样我们就不用再走这段狭窄、杂草丛生、鼻涕虫乱爬的小道，也不用时常背着日用杂货走上一英里半的路，而是让送货车直接送到家里就行了。我们的父亲，唐·麦克唐纳先生想买一只苏格兰进口的箱子，一箱金钱菇和许多大锁头，锁住衣橱以使“姑娘们”不再动他的衣服。但唐不想拓宽小道，他更喜欢隐士般的生活。我们这些女孩子想在我们这栋四面透风的大房子的每个房间都安装上鼓风机，还想办一张瓦雄药店的赊购卡，以便我们可以自由买些口红和指甲油什么的。而且我们都不想再过隐居生活——我们想要“宽阔的大道”。

两年过去了，《我在奥林匹克山的村野生活》始终雄踞全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贝蒂也修建了“大道”并安装了壁炉。女孩子们没安鼓风机，而是更满足于装在地板下面的辐射式暖气。我们也有了瓦雄药店的赊购卡，虽然每月限购25美元，但在那时的我们看来简直就像2,500美元一样多。唐得到了他想要的非常古旧非常昂贵的苏格兰箱子和金钱菇，还有了把锁橱子的大锁头。不幸的是，出于某些奇怪的原因，钥匙没有一同递到。可是他直到把那些锁安全而牢固地锁在该锁的地方时，才发觉没有钥匙……

唐和“大道”则是另一个问题。他深信贝蒂的成功危及了他的个人隐私。于是，我们时常会在厨房餐桌上或浴室内发现他用来和我们沟通的家务便览簿，需注意的地方都折了页，上面记载着有电网或尖钉凸出地面、已爆的车胎已经取下并标有“送修”字样等诸如此类的待处理事项。

一个明媚的周六早上，大家正在吃饭，早餐是炒鸡蛋——用唐的金钱菇炒的。贝蒂正对唐发牢骚，说他太注重隐私权了，他

正处于一种“夸大黑色未来”^①的状态，其实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我们住在哪里！除此之外，有谁会特意乘坐渡轮来到瓦雄岛，就为了找到我们这条异常隐蔽、特别不起眼儿的“大道”？唐自然不信她说的，而正在他刚想回嘴的时候，厨房窗外出现了一个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婴儿，正和我们面对面。婴儿的身后，则站了他的一大家子人。他们手里都拿着相机，用手指轻轻敲击着窗户说：“贝蒂，再咬一口蛋。”我们这些孩子都大笑起来，贝蒂则亲切地微笑着，而唐大叫着“老天啊，贝蒂你想想办法吧！”说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贝蒂开始出名了。唐的隐私饱受威胁，但并没有被彻底摧毁。伊凡·季米特里，《生活》杂志的一名摄影师，搬来与我们同住了一周，拍了数百张贝蒂和我们的照片，还有唐，当然是在能够找到他的情况下拍的。大多数时间，唐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同时不断告诫着：“不要那么说！”我们都称唐为“不要那么说先生”^②。

贝蒂与她的家人、朋友和崇拜者一同分享着她的声誉。我们一起去纽约，住进阿尔冈昆酒店。我们与许多名人会面，在著名的餐馆就餐，身着贝蒂的新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打扮得体体面面地去看百老汇演出，参观好莱坞，会见著名影星，还去夜总会，不断给读者签名，接受电台访问，出席公开场合。尽管如此，贝蒂因为过于害羞和谦逊，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想见她，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都要听她演讲。并且，她总是说自己是一个神经紧张、毫无幽默感，甚至有些失魂落魄的人，嗓音听起来简直就像唐老鸭。伟大的、光荣的、富有魅力的贝蒂却总能使自己——和我们脚踏实地。

①黑色未来：Black Future，贝蒂家的内部用语。——译者注（下同）

②不要那么说先生（“Don’t Say That” Don），这句话中的“Don”一语双关，既是“唐”的名字，又是西班牙语中“先生”的意思，译文采用后者。

暑期去好莱坞住上一段时间，回到家就马上做夏天该做的事；春季休假去芝加哥和纽约，也是回到家就照看婴儿并督促我们做家庭作业。

如果有人问她成名后最喜欢的变化是什么，她会说：“就是人们都认识你，因此走到哪里都能将支票兑现。”

当眼见着《我和挖掘机》（一本描述阿拉斯加的乏味的书）《我和烹调》《我和鱼》《我和棉被》等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她评论说：“我宁愿被跟风，也不想成为跟风者。”

她给所有的粉丝回信，这些来信大多都归在“有需要的人”的文件夹内。数千封来信邀请她前去与他们合作，因为他们的工作“将更开心、不脏，而且更有趣”，他们还告诉她说有可能给她发薪水。她也总是一如既往地亲切回信说：“我的代理人不许我做任何合作性的工作。”

下面列举两个例子：

亲爱的麦克唐纳夫人：

我读了你的几部作品，觉得它们十分令人愉快。毫无疑问，我写得更好但运气太差。把我的手稿交给你的代理商出版吧，作为酬谢，我会付给你一半的稿费。

你真挚的朋友

格里塔·斯文森

亲爱的麦克唐纳夫人：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把我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叫《我的美容院》，因为过去16年来，我一直在格列奥尔（Greole）的乡下开

美容院。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我赚足够多的钱，来证明我付钱给你让你为我写传记的决定是正确的。

你真诚的朋友
阿尔玛·奎尔特

当然也有粗鲁无礼的言辞，如“我不知道你那么硕大”，（贝蒂身高5英尺9.5英寸，约176厘米），“我没想到你那么胖”之类的话。

我们相信，如果贝蒂能够活到今天的话，她一定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美国印第安人的境况。我们觉得她那样说的本意是用轻松愉快的冲突来代替原本可怕的境遇。要知道，她从小是被当成一位淑女培养的，在那个时代，一位淑女完全不可能像她在《我在奥林匹克山的村野生活》里面那样轻松地处理那么困难的问题。

经历了那么多滑稽、丑恶、悲伤、痛苦和欢乐的时光，她仍旧能够通过作品与大家分享。她那善于自嘲并愉悦他人的能力，她那可爱的乐观主义精神，如今仍浮现在我们眼前。

贝蒂·麦克唐纳：一位独特的、可爱的、迷人的、有趣的、永不乏味的天才妈妈，现在她的书将再次出版。

安妮·麦克唐纳·埃文斯
琼·麦克唐纳·凯尔
1987年3月

—— 第一部分 ——

主妇驾到

一天夜里，我躺在鲍勃身旁，看着一轮满月从屋后黢黑的山丘之间升起——明天天亮之前肯定有霜冻。听着鲍勃的呼吸，既深长又均匀，间或还听到火炉里发出嘎喳嘎喳的声响，是炉火正在吞噬入夜填满的树皮，无意中还听到一只小老鼠轻柔的抓挠声，然后我想着：“毕竟，生活就是这样的！”



1. 0-9岁在布特

妈妈在教导我和姐妹们炖羊肉一定要加大蒜调味的同时，还告诫说一位淑女永远不能有挠头和吐痰的举动。妈妈还对我们姐妹耳提面命，说为人妻子最大的责任就是看着丈夫在他喜欢的岗位上快乐工作。“首先，弄清楚你丈夫是否正在从事他喜欢的工作，并且这个工作是否最适合他；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满心欢喜地接受他的工作给你带来的一切。如果你嫁的人是个医生，就不要抱怨他不像一个卖鞋的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如果你嫁了一个卖鞋的，道理也是一样，你就不要抱怨他赚的钱不如医生多，要满足于他可以规律地上下班。”妈妈如此这般地告诫我们。

按照妈妈的道理，如果你的丈夫想要放弃他从事的银行业，而以打磨玛瑙为生，那么就放手让他去做，并且协助他做玛瑙打磨生意，努力了解并学着热爱那些玛瑙（偶尔也难免吞下那么一两颗）。

“对一个男人来说，最令他沮丧的事情莫过于：知道自己的下半辈子必须从事此项工作，同时还有额外的精神负担，即这并非自己喜欢的工作。太多潜力无限的了不起男人在枯燥乏味的工作岗位上暗自神伤，仅仅是由于他们自私自利的妻子喜欢这些工作。”并且，妈妈还列举了一些实例。以前，有个洗刷男工每个月来我家一次，他告诉妈妈，他过去喜欢饲养西伯利亚狼，还常常去一家交响乐团拉小提琴。那时的日子多么幸福啊，直到他碰到默特尔（他的妻子）并同她结了婚……唉！而一个在A&P超市蔬菜部门工作的男人，从前曾经是一名兽医，过着轻快而充满活力的日子，直到娶了一个憎恶动物喜欢蔬菜的妻子。妈妈和爸爸都知道，难以计数的采矿工人，被他们不想面临财政危机的妻子逼迫着去干毫无生趣办公室工作，而后者却从来不想着让丈夫从事他们自己喜欢的工作。

“好家伙，”我们姐妹说，“要是我们结婚了，丈夫高兴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后来，这变成了现实。

这种——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做什么我都配合，你是什么人我都高兴——的为人妻子的哲学，对我妈妈发挥了极好的效用。因为她跟着我那采矿工程师爸爸走遍美国的大江南北，过着一种令人目眩神迷的生活。但这种哲学对我的作用不那么好，尽管我谨遵妈妈教导，让鲍勃选择了他自认为最开心的工作，然后我也全身心投入地配合他：我带着一桶10加仑^①上好的威士忌，来到了美国最蛮荒偏僻的太平洋海岸的一处，与一些印第安人和成百上千只最令人生厌的鸡为伍了。

是什么不对头呢？是我妈妈的教导漏掉了什么，还是我自身存在着巨大缺陷呢？因为鲍勃非常高兴地投入了工作，而我却一点儿

①1加仑约3 785升。

也高兴不起来。我无法学着去喜欢和了解那些鸡，我非但不能乐享这广袤蛮荒之地的生活，还禁不住对着两百五十万英亩^①的群山和丛林不停追问：我是谁？或许我那位对新奇事物有着特别鉴赏力的妈妈会喜欢这种生活吧，有这个可能。

我妈妈从哪里、又是怎样获取的这股子开拓精神呢？我不得而知。遍查家族的档案史，里面并没有丹尼尔·布恩^②这种美国开拓先驱，也没有坐在西进的马车队上、敢用太阳帽拍打印第安人的妇女们。我们的族谱图显得生气不足，明白无误地说明我们都可以活到八十七岁或九十三岁。

妈妈的祖先是荷兰人，姓滕·艾克，自打一六一三年起定居纽约。我爸爸的家族姓坎贝尔，坎贝尔家族是从苏格兰移居弗吉尼亚州的。他们的祖上都是很有教养的人，不是鲁莽冒险之辈。不过奶奶也就是我爸爸的母亲除外，她常常倒穿胸衣错穿鞋，还嫁给了一个黄眼睛的赌徒。这位来自肯塔基州巴兹城的赌徒，带着他的妻子去了西部，他用自己的钱、妻子的钱、甚至挪用了他公司的一些钱来赌法罗牌，随后像一个老千般神秘消失了，人们提到他时总说他死了。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祖父，无论他知道与否，他一直潜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因为奶奶极度相信遗传，尤其相信坏品质会遗传，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她像老鹰看小鸡一样盯着我们，以防这种“败家的本性”会在我们哪个身上露了头。她棒打我爸爸赌徒血统的程度如此之强，以致爸爸从来不让我们这些孩子玩任何形式的纸

①1英亩等于4046.8平方米。

②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s, 1734—1820），美国肯塔基州垦荒先驱，也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拓荒者之一。

牌，就连“钓鱼”和“鳖王八”这类简单的游戏也一概不准玩。尽管在妈妈的逼迫下，爸爸最终学会了玩“拆别扭”的纸牌游戏，不过直到去世，他都从来没有玩过桥牌，而我则打心眼儿里羡慕桥牌玩得好的。

我妈妈家族千篇一律的单调历史没有任何被打破的迹象，直到她嫁给了我爸爸达西·巴德。后者是她哥哥的家庭教师，这个来自美国西部的人靠着半工半读完成了哈佛大学的学业。这桩婚事对我妈妈的家人来说简直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因为他们相信，文明的范围仅限于纽约州界之内，西部人大多非常粗鲁，操着带r的口音，还自认为比谁都不差。妈妈的妈妈，就是后来我们被迫称她为“亲爱的外祖母”的人，多次昏倒、诅咒、发脾气，但都没能阻止这场婚事。妈妈义无反顾地离开家庭，去蒙大拿州的布特生活了。老天保佑！

那是二十世纪初的布特，是铜矿大王的时代，那时人人都能赚到一百万。井下有三万五千名矿工在作业，街上每隔一家就是个酒馆。来自爱尔兰的打杂女工们都成了百万富翁的妻子，指手画脚地让来自法国的室内装饰工装潢她们的房子。草坪都是一片接一片地从国外进口来的，为的是在那种充斥着硫磺的空气中培育出兰花来。象征着财富和高贵的东方地毯铺地三层，此外阁楼上还堆着几垛。该地区美国南方庄园式的住宅、法国的乡间别墅、威尔士的石质小别墅、英国的木质房屋、瑞士的牧人小屋、美国的有凉台的平房里，都住着富有的爱尔兰人。为了欢迎妈妈来到布特，人们特地在银弓俱乐部举行了晚会。妈妈惊奇地发现，镇里的夫人小姐们身着来自巴黎的得体晚礼服，脸上却化着妓女一般的妆容。此前，妈妈一直被教导着相信：假如你十分不幸，生就了一张淡青色的脸，

你如果真是淑女的话，就一分钟都不要去想擦脂抹粉的事儿，而是接受你的肤色，把它当成一种磨难，为穷人做些好事儿来消灾去难。虽则妈妈一直受着这种训导，但她并不认可这种荒唐的看法。所幸她本人肤色正常，不必以身试法。同时，妈妈也饶有兴致地发现布特的女人——按照以上那句话，她们大多都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淑女（肤色淡青的淑女）——从波士顿到亚特兰大这一路走来，用她们触手可及的一切来对自然加以改造。妈妈热爱西部，也热爱西部人。

我姐姐玛丽就是在布特出生的。她长着一头红发，这缓和了妈妈同家族的关系，因此姐姐的中间名字也冠上了母系姓氏“滕·艾克”，这名字也无可避免地使她整个小学期间都在跟奚落她为“玛丽·罐头脖子”^①的人干架。

玛丽还未满周岁时，爸爸被派往内华达州的沙漠区去检验黄金的性能，妈妈则欢天喜地地跟他一起去了。他们住在一间简陋的窝棚里，妈妈出门时都骑马，婴儿就放到身前的马鞍上。妈妈和爸爸都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我出生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②，当时奶奶正跟我们住在一起。我是夜里出生的，开始阵痛时，妈妈叫来奶奶（爸爸当时去外地勘探矿藏了），让她打电话叫来医生和护士。她可能是受了“倒穿胸衣”的冒失劲儿驱使，一阵风似的穿过大街，在一名兽医家的门上猛敲。那名兽医刚来应门，奶奶就手忙脚乱地将他拽出门，结果那个人只穿了一身内衣就被拉到了妈妈床前。妈妈十分冷静地把这个可怜的人打发走了。但由于这段插曲和延误，医生还没到我就

① “玛丽·罐头脖子”的原文Tin Neck与滕·艾克的原文Ten Eyck谐音。

②博尔德，以“顽石坝”（Boulder Dam）闻名。